

本文引用格式: 王细荣, 易余桐欣. 近代上海各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与分析 [J]. 艺术科技, 2024, 37 (9): 89-92.

近代上海各图书馆的图书出版与分析

王细荣¹, 易余桐欣²

(1 上海理工大学 图书馆, 2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学院, 上海 200093)

摘要: 目的: 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, 上海一直居于全国绝对中心的地位, 但就图书馆的图书出版而言, 上海落后于北京、南京、杭州, 仅位列第四。文章以文献检索结果为基础, 以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为研究对象, 以窥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情形。方法: 通过文献检索和文献解读等方法, 按初版时间的年份、出版者、版本类型、学科分类和部分作者类型或作者列出相关图书的种数。结果: 近代上海图书馆图书出版于 1907 年才开始, 共分为四个时期; 合众图书馆是近代上海出版图书最多的图书馆, 作为近代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民办私立的申报流通图书馆 (包括量才流通图书馆、新亚图书馆等继承者) 也表现不凡; 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图书的版本类型有刻本、铅印本、石印本、油印本、影印本等, 其中最多的为铅印本; 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图书的学科类型包括图书馆藏书目录、图书馆事业等 17 类, 其中以图书馆藏书目录最多; 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图书的作者类型或作者中, 有些是中国近现代闻人, 其中以“图书馆、藏书楼或其部门”出版的图书最多。结论: 近代上海图书馆在图书出版中扮演着多重角色, 它们不只是出版者, 还是图书的发行者, 有时也是图书的发售者或赠送者。

关键词: 近代; 上海图书馆; 图书出版; 出版史; 图书馆史

中图分类号: G259.29

文献标识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4-9436 (2024) 09-0089-04

0 引言

近代中国许多图书馆将出版图书作为业务之一, 上海不少图书馆自不例外。据拙文《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》(载《大学图书馆学报》2017 年 35 卷第 1 期), 表 2 “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地检索记录数一览表”, 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的出版地主要为北京、南京、杭州、上海、广州等城市。“不过, 在近代中国出版史上, 上海一直居于全国绝对中心的地位, 但就图书馆的图书出版而言”, 上海落后于北京、南京、杭州, 仅位于出版城市的第四名^[1]。本文以文献检索结果为基础, 以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为研究对象, 以窥中国近代主要地区图书馆图书出版的情形, 并求教于各路方家。

1 相关术语界定与文献信息源

本文所称的“近代”与拙文《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》一致, 即 1904—1949 年——从上海最伟大的公共图书馆“东方图书馆”开始孕育的 1904 年^[2]³, 到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; 所称的“上海”是现行的上海市行政区域。检索的主要文献信

息源于拙文《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》基本相同, 再结合“学苑汲古: 高校古文献资源库”、北京瀚文典藏文化有限公司的“瀚文民国书库”、上海图书馆的“中国近代图书全文数据库”、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的“中国近代文献数据总库”等其他相关信息。

中国近代的出版发行机构, 多数以书局、书店、印书馆等命名, 此外也有一些取名为“图书馆”的, 其中位于上海的有亚东图书馆、中华图书馆、交通图书馆、泰东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古今图书馆、大真图书馆等。因而检索时, 应去除上述等冠名图书馆的专业出版机构以及上海图书馆协会、商务印刷所图书馆部^[3]等单位的记录及其他非相关记录。另外, 初步统计出版约 516 种图书的商务印书馆附设的涵芬楼, 由于有“明显的经营因素”^[4], 故其检索记录也不在统计之列。

2 检索结果

通过检索相关文献信息源并进行去重处理后, 得到出版地为上海的图书至少有 209 种, 其中位于城区

基金项目: 本论文为 2019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资助项目“广义技术视域下中国近代图书馆图书出版研究”成果, 项目编号: 19YJA870014

作者简介: 王细荣 (1968—), 男, 博士, 特聘研究馆员 (沪江学者), 研究方向: 图书馆史、出版史; 易余桐欣 (2000—), 女, 研究方向: 出版学。

表 1 近代上海各图书馆初版图书各年份的图书种数一览

初版年份	种数	初版年份	种数	初版年份	种数	初版年份	种数
1904—1906	0	1923	5	1933	21	1943	11
1907	1	1924	1	1934	25	1944	2
1908	0	1925	1	1935	14	1945	3
1909	1	1926	6	1936	20	1946	1
1910	1	1927	3	1937	11	1947	4
1911—1918	0	1928	1	1938	9	1948	5
1919	1	1929	6	1939	4	1949	10
1920	0	1930	10	1940	5	不确定	8
1921	1	1931	11	1941	2		
1922	0	1932	4	1942	1		

(注:初版年份“不确定”者系指“近代”,即1904—1949年)

表 2 近代上海各图书馆出版图书的种数位列前七的各出版者一览

名次	出版者	图书种数	备注
1	合众图书馆	31	
2	交通大学图书馆	23	包括交通部南洋大学、第一交通大学图书馆
3	暨南大学图书馆	16	包括暨南大学洪年图书馆及其附属部门
4	申报流通图书馆	14	包括量才流通图书馆、新亚图书馆等继承者
5	震旦大学图书馆	10	
6	上海市立图书馆	8	包括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、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和福州路的上海市立图书馆
6	中国科学社图书馆	8	包括其继承者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
7	大夏大学图书馆	7	

表 3 近代上海各图书馆出版图书各版本类型的图书种数一览

版本类型	种数	版本类型	种数	版本类型	种数
刻本	4	铅印本	124	铅印本暨石印本	1
石印本	19	油印本	36	影印本	2
不确定	23				

表 4 近代上海各图书馆出版图书各学科类型的图书种数一览

学科分类	种数	学科分类	种数	学科分类	种数
图书馆藏书目录	112	图书馆事业	46	论文集	10
私家藏书目录	9	中国史	5	艺术	5
中国文学	4	图书馆学	2	教育	3
文摘、索引	4	哲学	2	经济	1
地理	1	各类型目录	1	交通运输	1
专科学目	2	宗教	1		

表 5 近代上海各图书馆出版图书部分作者类型或作者的图书种数一览

作者类型 / 作者	种数	作者类型 / 作者	种数	作者类型 / 作者	种数	作者类型 / 作者	种数	作者类型 / 作者	种数
图书馆、藏书楼或其部门	132	元明清作者	22	顾廷龙	6	金敏甫、许克诚	4	顾颉刚	3
陈天鸿	3	孙心磐	3	钱存训	3	景培元	3	阮寿荣	3
杜定友	2	马宗荣	2	路敏行	2	F. W. Ayscough	2	涂祝颜、曾古桥	2
冯陈祖怡	1	李公朴	1						

的 207 种、位于郊区的 2 种。按初版时间的年份、出版者、版本类型、学科分类和部分作者类型或作者进行统计,其数据见表 1—表 5。

3 基于结果的分析

目前人们一般认为,1904 年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上限,新中国成立的 1949 年则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史的下限^[5],但据表 1,近代上海图书馆图书出版于 1907 年才开始。另外,近代上海图书馆的图书出版种数在 1924 年上海图书馆协会正式成立的前几年开始慢慢增加,全面抗战爆发的 1937 年后逐渐减少,1945 年抗战胜利后逐步恢复。据此,可将近代上海图书馆的图书出版划分为四个时期,即 1904—1920 年的黎明期,1921—1937 年的旭升期,1938—1945 年的萧条期,1946—1949 年的恢复期。其中 1921—1937 年的旭升期对应始于 1921 年的上海图书馆旭升时代^{[2]3},其检索的记录数为 140,约占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书籍检索总记录的 66.99%。

据表 2,合众图书馆是近代上海出版图书最多的图书馆,达 31 种。合众图书馆全称为“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”,由叶景葵、张元济、陈陶遗、顾廷龙等联合创办,实际启动于 1939 年 5 月。如果说叶景葵是合众图书馆的创议者,张元济是合众图书馆的管理者,那么顾廷龙则是合众图书馆的实践者。该馆将其馆藏的稿本、抄本汇为《合众图书馆丛书》一、二集印行出版,以资交换,借为流通;其中《合众图书馆丛书》一集共 14 种(出版时间为 1940 年 2 月至 1945 年 5 月)、二集仅 1 种(即 1948 年 2 月石印出版的《炳烛斋杂著》)。另外,合众图书馆印行出版的“合众图书馆藏书分目”在 1946—1949 年出版了 8 种,还有 2 种为 1949 年后出版,即 1950 年出版的“合众图书馆藏书分目”之十三《南通冯氏景岫楼藏书目录》和 1953 年 4 月出版的“合众图书馆藏书分目”之三《杭州叶氏卷盒藏书目录》。另外,作为近代上海具有代表性的民办私立的申报流通图书馆(包括量才流通图书馆、新亚图书馆等继承者)也表现不凡,出版图书 14 种。合众图书馆与申报流通图书馆均为民间图书馆,它们出版的图书较多,与近代上海私立图书馆较发达不无关系。交通大学(包括南洋大学、第一交通大学)图书馆是一公立学校图书馆,也是近

代上海出版图书最多的大学图书馆,达 23 种,其中 14 种为该馆馆藏书目,《中国检字问题》《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草案》分别是杜定友任该馆主任时由该馆出版的图书馆学著作和职务作品。另外,震旦大学图书馆、上海市立图书馆(包括南市文庙的上海市立图书馆、江湾的上海市图书馆和福州路的上海市立图书馆)、中国科学社图书馆(包括其承继者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)、大夏大学图书馆在图书出版方面也表现不俗。

据表 3,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图书的版本类型有刻本、铅印本、石印本、油印本、影印本等,其中最多的为铅印本,达 124 种。在中国近代,铅印与石印似乎形成一种分工,铅印本多系“新学”著作,而石印本则多为“旧学”书籍,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的图书也不例外,石印本大多为翻印的清人古籍,如 1948 年 2 月合众图书馆出版的清朝江藩之《炳烛斋杂著》。合众图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暨石印本《讷启传状集》,看起来像凸版印刷的铅印本,实为平版印刷的石印本,系将该书的书稿以铅字排版印成样张,经过校对,摄制成照相底片再晒制石版付印,即以铅印本为底本。油印又称“誊写印刷”,油印本大多是宣传品,以供图书馆所在的单位内部或馆内阅览;近代上海图书馆油印图书至少 36 种,仅次于铅印的图书,说明这些图书的阅览者是特定读者,而不是一般读者。

表 4 的学科分类主要根据现行的中图法,再结合图书馆图书出版实际稍作调整,如“文化、科学、教育、体育”下的“信息与知识传播”之“图书馆学、图书馆事业”,将其包括的“图书馆学”“文献标引与编目”“目录学”等均归于“图书馆学”类,其他的则归于“图书馆事业”类。因而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图书的学科类型包括图书馆藏书目录、图书馆事业、论文集、私家藏书目录、专科目录、图书馆学、中国史等 17 类,其中图书馆藏书目录工具书最多(占 53.59%),且大多为本馆馆藏书目。图书馆这种书本目录与卡片目录相比有较多优点,因此不少图书馆将其卡片目录“印成书式的分类目录”^{[2]103}。图书馆学仅 2 种,分别是陈天鸿所著《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》(私立中学图书馆 1926 年出版)和杜定友所著

《中国检字问题》(交通大学图书馆 1931 年出版)。另外,杜定友(署名为交通大学图书馆)主编的专科目录《三十五年来中国科学书目》(1933 年夏出版)“可激励国人奋发才智,精研科学,振兴工业,从而达到‘外抗强敌,内裕民生’的目的”^[6]。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编印的《中国科学社明复图书馆缺本复本杂志清册》等目录赠送给其他藏书机构,这有助于该馆与其他图书馆之间“互相交换”馆藏期刊,从而达到“嘉惠士林”的目的。

据表 5,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图书的作者类型或作者以“图书馆、藏书楼或其部门”的图书最多,为 132 种,其次为 22 种的元明清作者。在这些作者中,还有一些中国近现代闻人,如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(1893—1980),陈天鸿(1891—?,又名陈伯遼)、孙心磐(1895—?)、冯陈祖怡(1895—1975,号振铎)、杜定友(1898—1967,原名定有,笔名丁右等)、金敏甫(1907—1968,名善培)、钱存训(1910—2015,字公垂,号宜叔)等图书馆学家、图书馆实践家,顾廷龙(1904—1998,字起潜,别号匍葜)是图书馆学家、图书馆事业家、书法家,马宗荣(1896—1944,字继华)是社会教育家、图书馆学家,李公朴(1902—1946,谱名永祥,字晋祥,号仆如)是“爱国七君子”之一、社会教育家。涂祝颜(1905—1987)、F.W.Ayscough(1878—1942,即 Francis Ayscough 夫人)、景培元(1904—1981,字兰墅)、路敏行(1889—1984,字季讷)、阮寿荣(中华民国海关图书馆馆长)是图书馆实践者。在这些近现代闻人中,杜定友、孙心磐、陈天鸿等还是上海图书馆协会的发起者、主要成员,而上海图书馆协会不仅

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上海图书馆事业发展,还对全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界也产生了一定影响^[7]。

4 结语

近代上海各图书馆在图书出版中扮演着多重角色,它们不只是出版者,还是图书的发行者,有时还作为图书的发售者或赠送者,如陈天鸿著的《中外一贯实用图书分类法》,其出版者、发行者和总售处均是私立中学图书馆;近代上海出版图书的图书馆,既有公立图书馆,又有私立图书馆;既有公共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、中学图书馆,又有专门图书馆;既有世俗图书馆,又有宗教图书馆等。近代上海图书馆出版的图书,主要为图书馆藏书目录、图书馆事业等与图书馆相关的书籍;其版本类型以铅印本为主;在这些图书的责任者中,不少是中国近现代闻人,其中还有在近代中国图书馆与图书馆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人士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王细荣.从文献统计看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图书出版[J].大学图书馆学报,2017,35(1):112-123.
- [2] 胡道静.上海图书馆史[M].上海:上海市通志馆,1935:3-103.
- [3] 上海商务印刷所之图部[J].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,1931,6(5):34.
- [4] 董丽敏.“现代”知识生产的另类途径:论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古籍整理[J].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,2014(5):132-146.
- [5] 吴稼年.中国近代图书馆史分期的历史语境[J].图书馆情报工作,2008,52(3):53-56.
- [6] 陈进.思源籍府 书香致远: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史(1896—2012)[M].上海: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,2013:81.
- [7] 凌一鸣.孙心磐及其图书馆活动[J].大学图书馆学报,2011,29(5):122-125,121.

(上接第 88 页)镜头和搭建灯光,并分层渲染测试灯光效果。《红棉少年 筑梦传承》主要采用单机渲染效果测试,如角色阿炳的奔跑镜头,分别渲染测试了第 1、5、9、13 帧,确保动画场景搭建的灯光能够满足镜头动画的光照效果。分镜头测试完毕后,完整的动画渲染使用云渲染平台分批完成。

5 结语

当前动作捕捉技术已广泛应用于三维动画设计中。探索动作捕捉技术在三维动画设计中的高质量应用,是未来努力的方向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、计算机

图形学和传感器等数字化设备及技术的不断革新,动作捕捉技术的应用场景将更加多元化,应用效果也将更精准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焦文静,杨文静.动作捕捉技术在三维游戏动画制作中的应用[J].科技创新与生产力,2022(4):120-123.
- [2] 焦焱楠.动作捕捉技术在电影领域的应用发展研究[J].现代电影技术,2020(6):26-30.
- [3] 柳金辉.运动捕捉技术在三维动画设计中的应用及发展前景[J].济宁学院学报,2024(2):90-95.